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二十七回 焚靈符退除邪鬼 索謝銀賑濟饑荒

話說那道靈符隨風而起，只聽著半空中一聲雷響，早把群妖孽障。年七一見，心中歡喜，連忙稟了嚴嵩，嚴嵩走到前邊，先到了書房門首一看，只見兩顆菊花並無蹤影。兩個盆子被打了個粉碎，地下還有一灘紫血，又到前廳一看，但只見隔扇大開，一些石頭傢伙全然不見，地下放著一個東帖，叫人進去拾來一看，上面寫著八句言語，說道是： 神符莫作等閒瞧，驅鬼除邪遠遁逃。

任你瘋迷與癱瘓，一見符水自然消。

從今災退人安樂，還當步步把好學。

謝禮三千不可少，倘然圖賴定吞刀。

嚴嵩看罷，心下大驚，向年七言道：「不知是何神聖留下一個東帖，說此人連癱疾也能除治，你可將他領在那邊，快與大爺治病。」年七說：「小人已經與他批過合同捉妖、治病，他要謝銀三千兩。」嚴嵩說：「不錯，東帖上寫的也是如此，謝禮足數給他，千萬不可短少。」年七領命，把存仁領到世蕃的私宅書房之中，年七叫小廝連軟榻把世蕃抬出。存仁上前一看，只見他口眼歪斜，昏迷不醒。看畢，叫人取了一盅無根水來，點了一盞明燈，把白紙包的靈符取出，在燈上焚化，放在無根水中，用手擦勻，灌在狗子腹內。不多一時，只聽狗子腹內響了幾陣，一口濁痰吐在塵埃，立時手足活動，待了一會翻身爬起說：「嚇殺我了，還不告與相爺！」年七一見，喜的眉開眼笑說：「大爺別害怕了，現在這位明月把相府的妖怪與書房中的鬼花盡皆除了，大爺的病體也是他治好的。共總該他謝銀三千兩。大爺快兌三千銀子與他，好打發他回去。」

狗子聞言，眉頭緊皺說：「為何他詐這些銀子？」年七說：「這是大老爺知道的，若不給他終有後患。大爺若沒銀子，小人先與大爺墊上，不過上大爺一筆賬就是了。」言罷，將存仁領到庫上，兌了紋銀三千兩，用三個麻襖口袋裝上，備了三個騾子，叫內司跟著送在六里屯存仁家中。鄧存仁送了內司五兩銀子打發回去，把小塘請出說：「恩人的神符果然靈驗，現今得了嚴府白銀三千兩，俱在這三條口袋之內，請恩人收去。」小塘說：「我原說過，要取這宗銀子賑濟饑荒，就煩店東代勞再請幾年高有德之人，把三千銀子分為四股，在京城四處買糧放賑。你也算一件功德。」存仁依言就去料理此事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韓慶雲在鄧存仁家住著，無事之時教他兩個孩子唸書。那一日，韓生的母親忽然無病而亡。韓生在學館中聽說此信，與小塘同到院中，只見奶奶倒在炕上，二目緊合，鼻口無氣，早已身亡過世。韓生看罷，滿眼垂淚，向小塘言道：「兄長可有什麼方法救的母親還陽？恩有重報。」小塘說：「賢弟，豈不知藥救不死病，佛度有緣人，如今老母大數已盡，氣絕身亡。這可如何能以搭救！」韓生聽罷，哎喲一聲，栽倒在地，小塘連忙上前扶起，喚了多時，韓生復又醒來，上前抱他母親的死屍放聲大哭，只哭得死去活來，無止無休。正在悲痛之際，承光早和苗慶從外進來，哭了幾聲，和小塘三位苦苦相勸，韓生才止住眼淚，說：「眾位兄長，小弟身在他鄉，手內空虛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小塘說：「賢弟放心，現有嚴嵩的三千銀子，雖然拿去贍濟，從內裡抽出百八十兩銀子足夠用了，連送靈回家，我一面全管。」言罷就叫鄧存仁到賑濟地方每處抽銀二十兩，共湊了八十兩白銀，置買了棺木入殮。放過一七，駕了兩個長行騾車，送韓生和靈柩起身，韓生千恩萬謝，扶靈起程。小塘說：「韓賢弟，這是神符一道，貼在棺木頭上。你可緊緊扶定靈柩，包管你七日之後可到安慶。我還有四十兩銀子，到家以為喪葬之資，待老太太身入土，守過百日，即刻早回，有個大大的前程等你，千萬不可遲誤。」

韓生聽畢接過銀子，又接過神符貼在棺頭之上，與書童扶靈起身。仙家的法術果然奇妙，走到路上兩個騾子其行如飛，六七日的工夫，到了隱仙莊。莊上有自己看門的蒼頭，又煩了幾個鄰舍，把靈柩抬進院中，停在中堂，打發騾夫回去。開喪破孝，放了七日，出殯之後，守過百日之期，想著小塘的言語，將家園交與蒼頭，依舊和書童起身上京，半月的工夫復到六里屯鄧存仁家，小塘與徽、苗二人一見韓生，滿心歡喜。小塘說：「韓賢弟真信實人也。」苗慶說：「大哥不知，韓賢弟今日之來想是動了出家的念頭了。」韓生說：「小弟雖有出家之念，如今並非出家之時。濟仁兄曾許我有個大大的前程，所以不遠千里而來。若叫我出家人道，除非是出將入相，做一個公侯駙馬，烈烈轟轟顯耀一番，了我平生心願，那時方肯出家。」小塘哈哈大笑說：「韓弟好個志向，眼前定有一番事業。」言罷從懷中取出一個研研葫蘆通與韓生，說：「賢弟，你的富貴功名盡在此葫蘆之中，你可帶在身邊，出門向東南而去，自有一番奇遇。」韓生聽罷接過葫蘆帶在身邊，辭了眾人，出門往東南而去。

韓生功名心勝，不問備細，往東南走夠多時，神疲力倦，看見前邊有個土台，坍塌不堪，走至跟前一看，上邊有一碑碣，寫著一行大字，是戰國樂毅拜將金台，旁邊一棵槐樹，又高又大，枝葉甚盛。韓生正在困倦之際，且是天氣又熱，將葫蘆放在樹下，當作枕頭，放倒身子，睡將起來。真正是一覺心安穩，夢魂到陽台。剛剛的合上二目，只見有人，睜眼爬將起來。來了一位長者，開言說道：「相公你這個葫蘆乃是無價之寶，跟老漢前去，自有一番好處。」韓生聽說滿心歡喜，向老者言道：「我若果有好處，恩有重報。」言罷，跟著老者往前就走，走了多時，來到一座城池，只見門上石匾的金字乃是烏衣國。韓生看畢心下自思，離了六里屯不過半日，為何另有一個國度？一行想著，走進城去。但只見人煙鬧市，買賣成行，無數的人民都是穿著青色衣服。韓生看罷，心中疑惑。又只見迎頭來了一隊執事，齊聲喊道：「丞相來了，閒人還不閃開！」韓生躲之不及，被兩個青衣拉到轎前，轎內的丞相言道：「我看你不是俺本國之人，或是哪裡來的奸細，從實說來。若要不然，一定打死！」韓生聽說，心中害怕，說：「大人息怒，學生乃江南安慶府的秀才。上科同老母進京，曾中解元，不幸遇著奸臣，無故革去，後來遭了母喪，扶靈回家。只因思念朋友，復到北京。有一個敝友濟小塘，給我一個葫蘆，叫我帶在身邊，往東南來，自有好處。故此學生信步而行，誤入貴地。」丞相聽畢，滿臉陪笑，說：「原來是個文華之人，方才言語冒瀆，多有得罪。把你那個葫蘆給我瞧瞧。」韓生聽說，忙從身上解下葫蘆，雙手遞進轎去。丞相接去一看，連聲喝采，說：「真乃仙家至寶，國王遍處找尋，誰知落在賢士之手，跟我上朝見駕，包管你有一場富貴。」韓生聽說心中甚喜，跟在轎後穿街過巷，來到午朝門前，丞相下轎，向韓生言道：「賢士在此少等，自有好音。」言罷進朝，不多一時，傳宣官出來，把韓生領至朝中。韓生跪倒，國王見韓生人品出眾，心中大喜，開言問道：「上天賢士貴姓高名，仙鄉何處，因何至此？」韓生見問，將姓名來意說與國王，國王說：「你乃上邦名儒，若非有緣，何能至我偏邦。方才丞相把你的葫蘆獻與我孤，真乃仙家至寶，我有心招你做個駙馬，但只公主有一對聯，不知你可對的上否？」言罷從袖中取出花箋，叫內侍傳與韓生，韓生接來一看，上寫著：

鞋頭繡鳳穿花，鞋動鳳舞；

韓生看罷向國王言道：「學生才疏學淺，恐怕對的不工，既然承命、少不的胡亂對對。」言罷向內侍要過筆硯，不用思想，立時寫上一對，叫內侍傳與國王，國王一看對的是：

扇面畫龍戲水，扇動龍飛。

國王看罷甚喜，手拿花箋轉回宮去，叫內侍送與公主去看。公主看了，甚是如意，吩咐內侍，還要親自考驗。內侍回來稟了國王，國王依允，叫把韓生宣到昭陽正院，賜了繡墩，在殿上坐下。蘭英公主隔著簾子把韓生端詳了一回，真真是少年風流，令人可愛，看罷提筆寫了一句對聯，叫宮娥送與韓生。韓生接來一看，上寫著：

兩裡打牆，搗一堵，倒一堵；

韓生看了暗誇公主的才學，這裡也有現成的筆硯，韓生得筆寫了十個字，對的是：

風中點燭，流半邊，留半邊。

寫罷交與宮娥，宮娥拿到簾內，公主一看，十分歡喜。叫宮娥吩咐出來，讓韓生朝房候旨。韓生領命，回到朝房，自己坐了一

會，不覺的一陣疲倦，竟自睡了，一心裡想著要招駙馬，魂夢之中呆呆的候旨。正在盼望之際，從外邊進來兩個內臣，向自己言道：「窮酸聽旨，公主說你品貌不濟，才學欠精，快快出去，回你的家吧。」韓生聽了這話，好似掉在涼水裡的一般，怔了一會，不由的捶胸跺足，呻吟長歎，才然往外要走，忽聽得有人言道：「國王旨下，韓賢士後宮相見。」